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十五回 老學士奉命出差 佳公子閒情訪素

話說史南湘進內與仲清、王恂見了、喝了幾杯茶、王恂問其所從來、南湘將日間的事、一一說了、又將春航、蕙芳的光景說了一會。王恂、仲清羨慕不已。仲清道：「不料蘇媚香竟能這樣、從此田湘帆倒可以收心改過了。」也將前日題畫規勸之事說了、又說春航且有微愠。南湘道：「改日我與你們和事如何？」義問起子玉來、仲清道：「庚香日間在此、他的李先生於月初選了安徽知縣、就要動身了。」南湘說了幾句、也就回去不題。卻說子玉在王恂處談了半天回家。李先生已經解館、要張羅盤纏、魏聘才替他拉了一纖。托張仲雨問西容借了一票銀子、占了些空頭、有二百餘金、添補些衣服、也叫了幾天相公。李元茂要在京寄籍、性全也只得由他。

當晚子玉與聘才在書房閒話。那日是忌辰、日間聘才獨自一人到櫻桃巷去、找著了葉茂林、兩人談了半天。聘才拉他在扁食樓上吃了飯、即同到那些小旦寓處、打了幾家茶圍。末了到琴言處、琴言倒出來與聘才談了幾句、即問起子玉來。聘才就將子玉的心事、再裝點了些、說得琴言著實感激、並與琴言約定了、明日同子玉前來相會。回來與子玉說知、子玉便添了一件心事、一夜未曾睡著。是夕士燮在尚書房住宿未回。到了次日、子玉正要打算和聘才去看琴言。忽見門上梅進滿面笑容的進來、說道：「恭喜少爺、老爺放了江西學差、報喜的現在門口。」子玉聽了也覺喜歡、便同著梅進到裡頭報與顏夫人知道、顏夫人欣喜更不必說。李性全就同元茂、聘才到上頭去道了喜。少頃、士燮回家、有些同僚親友陸續而來、一連忙了幾日。便接著李先生赴任日期、士燮又與先生餞行。到動身那一日、子玉同了元茂、聘才直送出城外三〇五里、到旅店住下。性全囑咐他一番、又教訓了元茂幾句道：「庚香年紀雖小於你、學問卻做得你的先生、你以後須虛心問他。」元茂連聲答應。性全又對聘才道：「小兒本同吾兄出來、我看他將來是一事無成的、一切全仗照應。」聘才亦諾諾連聲。子玉是孝友性成、臨別依依、不忍分手、只得與元茂送了先生、同了聘才灑淚而別。

士燮也擇於三月初〇日動身、今日已是初五了。顏夫人與士燮說道：「新年上、孫家太太為媒、與王表嫂面訂了二姑娘、將玉簪子為定。你如今又遠行了、也須過個禮、不是這樣就算的、別要教人怪起來。」士燮笑道：「你不說我竟想不到、這個是必要的、明日就請孫伯敬為媒就是了。」正說話間、孫亮功來拜、士燮出見、問了起程日子、便說起他的夫人的意思來、說：「新年與王家訂親、彼此是娘兒們行事、究竟也須行過禮、方才成個局面。況你此去也須三年才回、不應似這樣草草。」士燮道：「我們正商量到此、原打算來請吾兄。明日先過個帖、大禮俟將來再行罷。」亮功答應了。

次日、顏夫人備了彩盒禮帖、請亮功來、送了過去。文輝處回禮豐盛、有顏仲清幫同亮功押了回來、士燮備酒相待。是日不請外客、就請聘才、元茂相陪。這李元茂今日福至心靈、說話竟清楚起來。性全出京時留下二百兩銀子與他、元茂買了幾件衣裳、混身光亮。亮功眼力本是平常、今見了元茂團頭大臉、書氣滿容、便許為佳士、大有餘潤之意、便問起他的姻事來。仲清早已看明、便竭力贊揚。李元茂不知就裡、樂得了不得、心裡著實感激仲清。且按下這邊。

再說子玉在家無趣、趁他們吃酒時、便帶了雲兒去找劉文澤、史南湘。

先到了文澤處、不在家、去找南湘、恰好文澤的車也到南湘門口。子玉道：「我方才找你。」文澤道：「失候。我去找馮子佩、適值他進城去了。」說著遂一同進去、到南湘書房坐了。伺候南湘的龍兒送了茶道：「我們少爺、這時候還沒有起身呢！」說罷進去了、一盞茶時候、見南湘科頭赤腳、披著件女棉襖出來道：「你們來得好早。」子玉見了、便笑道：「我吃過了飯才來的。」文澤道：「好模樣、拿你們夫人的衣裳都穿出來、難道你們夫人也沒有起身麼？」南湘道：「他起身多時了。我方才睡醒、聽見你們二人來、我不及穿衣、隨手拉著一件就出來的。」就有龍兒送上臉水、還有個虎兒送出衣裳靴帽。南湘洗了臉、慢慢的穿戴起來、便笑嘻嘻的向子玉作了一個揖道：「恭喜、恭喜！你瞞著我們定的好情。」子玉只當說他定親、倒喜躍起來。文澤道：「定得什麼情？」南湘道：「前日我在度香處、他說有個叫杜玉儂、是古往今來第一個名旦、被庚香獨佔去子。他們還在怡園唱了一齣《定情》。」文澤道：「那個叫杜玉儂？我們怎麼也沒有見過。」南湘道：「好得很。據度香、靜宜品題、似乎在寶珠之上、我卻不認得。庚香今日何不同我們去賞鑑賞鑒？」子玉聽了、才知不是問他定親、然卻是初出茅廬、不比他們舞席歌場鬧慣的了、卻躁得回答不出了。文澤再三盤問、只得答道：「這玉儂就是琴言、你們也都見過的。」文澤道：「真冤枉殺人、我們不要說沒有見過、連這名字都沒有聽見過。」子玉道：「怎麼冤枉你們？難道正月初六在姑蘇會館唱《驚夢》那個小旦、你們忘了不成？」文澤想了一會道：「是了、是了。這麼樣你更該罰。那一天你們四目相窺、兩心相照、人人都看得出來。我問你、你還抵賴說認都不認得、如此欺人。今日沒有別的、快同我們去、難道如今還能說不認得麼？」南湘大笑道：「認得個相公、也不算什麼對人不住的事情。庚香真有深閨處女、屏角窺人之態。今日看你怎樣支吾、快去、快去！今日就在他那裡吃飯。」子玉被他們這一頓說笑、就想剖白也剖白不來、只覺羞澀澀的說道：「憑你們怎樣說罷、我是沒有的、我也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。」南湘道：「你又撒謊。」文澤道：「若是那一個、我倒打聽了、只知道他叫琴官、是曹長慶新買的徒弟、住在櫻桃巷秋水堂。」南湘道：「走罷！」即向龍兒吩咐外面套車。子玉道：「我是不去。」南湘道：「好、好！有了心上人、連朋友都不要了、你是要一人獨樂的。」便拉了子玉上車、一徑往櫻桃巷琴言處來。

文澤的跟班進去、一問琴言不在家、聽得裡頭說道、就是劉大人帶到春喜園去了。文澤一個沒趣、子玉倒覺喜歡。南湘道：「那裡去？我還沒有吃飯、對門不是妙香堂素蘭家麼、咱們就找香晚去。」文澤道：「只怕也未必在家。叫人去問一問。」素蘭卻好在家、裡頭有人出來、請了進去、到客廳坐下、送了茶。文澤問子玉道：「香晚你見過沒有？」子玉道：「沒有。」

南湘道：「此君丰韻、足並袁蘇、為梨園三鼎足。」不多一會、素蘭出來、與南湘、文澤見了、又與子玉相見。素蘭把子玉細細打量了一番、問文澤道：「這位可姓梅？」文澤向子玉道：「又對出謊來了、你方才說不認識他、他怎麼又認識你呢？」子玉真不明白、恰難分辨、倒是素蘭道：「認是並不認得、被我一猜就猜著了。」南湘道：「我恰不信、那裡有猜得這麼准。你若是猜得著他的名字、就算你是神仙。」素蘭道：「他名字有個玉字、號叫庚香、可是不是的？」南湘、文澤大笑道：

「這卻叫我們試出來了、還賴說不認識。我們當庚香是個至誠人、誰知他倒善於撒謊。」說得子玉兩頰微紅、這個委屈、無人可訴。細看素蘭的面貌、與自己覺有些相像、恐怕被南湘、文澤看出說笑、他便走開、去看旁邊字畫。南湘對文澤道：

「你可看得出香晚像誰？」文澤道：「像庚香、我第一回見庚香、我就要說他、因為他面嫩、所以沒有說出來。」子玉權當不聽見、由他們議論。素蘭道：「你們不要糟蹋他、怎麼將我比他？」說罷拉了子玉過來、到這邊坐下。南湘道：「我們還沒有吃飯、你快拿飯來。」素蘭即吩咐廚房備飯。子玉雖見過素蘭的《舞盤》、那日為了琴言、恰未留心。今見素蘭、秀若芝蘭、如桃李、極清中恰生出極豔來。年紀是〇七歲、穿一件蓮花色綉綉綿襖、星眸低纈、香輔微開、真令人消魂蕩魄。便暗暗〇分贊歎、也不在琴言、寶珠之下、只不知性情脾氣怎樣。外面已送進酒肴來、三人也不推讓、隨意坐了。素蘭斟酒、謂子玉道：「你是頭一回來、須先敬你。」子玉接了。

隨又與南湘、文澤斟了、文澤問道：「你今日倒不上戲園子去？」素蘭道：「今日沒有我的戲、可以不去。」子玉見了素蘭也是幽閒貞靜一派、心裡就契重他。素蘭一抬頭、見子玉只管偷看他、不覺一笑、便有一種幽情豔思搖漾出來、子玉把眼一低。文澤笑道：「同了庚香出來、我們有多少算不來處。」子玉不解。文澤笑道：「有了你、譬如逛燈那一天、車中的少婦只愛你、不愛看我們了、不是算不來麼。」說得子玉脹紅了臉、道：「我倒不曉得愛什麼。」素蘭對著南湘道：「我最愛你題我的畫蘭那首《木蘭花慢》詞。」南湘道：「你填的詞、近來也好得多了。」素蘭忽然怔怔的看著子玉、如有所思、被文澤瞧破、便謂素蘭道：「你愛

他麼？」素蘭又一笑。子玉便不好意思，倒坐立不安起來。素蘭對子玉道：「你今日可曾看你的相好？」子玉摸不著是誰。便道：「你說那一個？」素蘭道：「我只知道你這一個，不知道還有幾個？」子玉益發不解。南湘、文澤也猜不出來，都問道：「你說他的相好是誰？」素蘭道：「他的相好，倒天天到我這裡來，就住在對門，你怎麼過門不入？快去請了他來。」子玉方悟出是琴言，心裡想道：「怎麼他們都會知道了。」文澤道：「何如？連庚香的相好，他都知道，可見你們交情很深。」南湘道：「我們先到對門，琴言不在家，方到這裡來。」素蘭道：「原來因他不在家，你們才過來。」子玉聽了，心上恰有些過意不去，正要開口，文澤接著道：「我們從那一頭來，先過他門口，自然要先問一聲再過來，也是由近而遠一定的道理。」素蘭道：「不怪你們，也不必圓轉。我告訴你們實話罷：我與庚香恰並無一面之識，都是玉儂告訴我的。這玉儂本來與我說得來，從正月初七日起，至今便天天過來與我長談，甚為莫逆。近來往往叫我的號便叫錯了，叫我庚香。」子玉一聽，已想著琴言的意思，便覺一陣心酸，凝神斂氣的等素蘭說下來。文澤指著子玉道：「他便叫庚香，怎麼琴言叫起你庚香來？」南湘道：「這還要問？這個緣故你還猜不出來？」文澤也不開口，再聽素蘭道：「我那裡曉得他叫庚香，起初也不在意，後來常聽他叫錯，便盤問他，他不肯說。

有一日瑤卿在此，我與他說起來，瑤卿便把你們的情節，說了一個透徹。玉儂已後自己也說出來道：『我有些像你，見我如見你一樣。』所以時常到我這裡來，並不是與我真心相好，不過借我作幅畫圖小影，你道這情深不深？人家費了這片心，難得你今日來，我所以替他明白明白，教你知道，不教他白費了這片心。」子玉聽了，便如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苦來，兩眼眶的酸眼淚，只好望肚子裡咽。文澤、南湘連連點頭道：「這真難得。」文澤又道：「玉儂於庚香的情，可為二□四分，不知庚香與玉儂的情怎樣，你可知道？」素蘭道：「怎麼不知道？也是瑤卿說的。」又將徐子雲將假琴言試子玉的情節，說了一番，聽得南湘、文澤笑了又贊，贊了又笑。子玉□分難受，只得說道：「些須小事，一經人道，便添出無數枝葉來了。」當下素蘭義遣人去問，琴言尚未回來。吃過飯，講了些閒話，子玉便要素蘭寫的字。素蘭道：「現成的卻沒有。」說罷便往裡面去，不多一會，拿出一柄湘妃竹紙扇，雙手呈上道：「這是方才寫的，權且奉贈，只是不好，看不得。」子玉看時，鐵畫銀鈎，珠圓玉潤，盎然古秀可愛，圖章亦古雅。子玉作了一揖謝了。談談講講，已是申末時候，子玉要回，南湘、文澤也就同了出來，素蘭送至大門，各人上車不題。

卻說孫亮回去與陸夫人商量，要將大女兒許與元茂，陸夫人冷笑了幾聲，不發一言，亮功不敢再說。然主意已定，明日去托王文輝為媒，文輝躊躇了半天，心裡想道：『這個白人兒，怎好嫁人？』因又想到：『那李元茂，也不是個佳婿，呆頭呆腦的，那一天作個揖，就將我的帽子碰歪，只好娶這樣媳婦。』便應允了。為這件事，特到士燮處來，將亮功之意達之士燮。士燮大喜，就請了聘才、元茂出來，聘才自然一口贊成，元茂□分暢滿。士燮就與元茂代寫了求允帖，交與文輝，於初六日過了禮帖。這是千里姻緣，百年前定，李元茂這個呆子巴不得明日就贅了過去，才可免指頭兒告了消乏。

初□日，仲清、王恂絕早過來送行，梅學士行李一切早已收拾停妥，已於初九日打發家人押了出城。是日親友擁擠不開，時候尚早，仲清、王恂先在書房，與子玉、元茂等候。仲清便對元茂道了喜，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你今日真得了一個雪美人。你從前不是有句詩是『白人雙目近』麼？如今倒成了詩讖了。」元茂不解，頗自得意。

少頃，士燮送了客出去，便叫出子玉來，教訓了一番。又叮囑了元茂、聘才幾句。然後與夫人別了，即上車起程，顏仲清、王恂、魏聘才、李元茂一起隨後，顏夫人領著子玉，並有些僕婦丫鬟一羣的車，也送出城來。城外是王文輝、孫亮功等□幾個同年至好，一齊在旗亭餞別。士燮盤桓了一會，文輝等進城。天色不早，顏夫人也只得帶了僕婦丫鬟灑淚先回。子玉、仲清、聘才、元茂與些家人們，隨到店中住了一夜，明日叩別。

士燮又勉勵了子玉幾句，子玉也只得同仲清等哭泣而回，且按下不題。

那日徐子雲也在旗亭送行回來，且不進宅，一徑到園，即到次賢屋裡，始知次賢在桃花塢賞桃花，還有寶珠、漱芳兩個，子雲就到桃花塢來。雖是自己園中，也不能天天遊覽，數日之間，已見桃花開滿，爛若晴霞，映著一水盈盈，草茵如繡，真覺春光已滿。走進了第三重，始見曲榭之中，次賢與玉珠、漱芳在那裡喝酒。見了子雲，寶珠、漱芳已迎上來，次賢也笑面相迎。

子雲笑道：「靜宜，今日竟偏我獨樂了。」次賢道：「我知道你今日早回，先已虛左而待。」漱芳道：「你不見擺了四個坐兒麼！」子雲即在次賢對面坐了。

次賢問道：「今日送行的人多麼？」子雲道：「人倒不少，庚香、劍潭送到前站宿店去了，要明日才回。」即指著寶珠笑道：「准有他們同隊中，不見有一個人在那裡送行，只怕這位老先生，生平也沒有叫過他們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這位梅大人，每逢戲酒，叫我們也伺候過幾回，人倒謙雅的，就總沒有賞過一句話兒。倒不料他生出那麼一個風流的公子。這梅庚香前日竟在香晚處吃飯，還到玉儂處，沒有遇見。據香晚說，他待玉儂的情分，竟是一無二的。」子雲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他去找玉儂？是他一人去的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是香晚對我講的，他恰與竹君、前舟二人同去，香晚還送了他一柄扇子，他們倒也合式了。」次賢道：「我看前日庚香、玉儂二人，真可謂用志不紛，乃凝於神。

這兩人既相得了，將來必要找出多少苦惱的事情來，你們慢慢的看著他們罷。」當下這四人喝了一會酒，看了一會花，次賢對寶珠道：「度香所刻那□六個酒令，你們看見沒有？」寶珠道：「怎麼沒有看見。」子雲道：「你們今日何不也照這令行幾個出來，也見見你們的心思。」寶珠尚未回答，漱芳道：「這個我們只怕行不來，一來心思欠靈，二來這唐詩與《詩經》也不甚熟，那裡能說得這樣湊拍？除非在家裡把幾種書翻出來，揀對路的一個個湊，才湊得成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們真自慚愧，這些姑娘們也與我們差不多年紀，怎麼他們就有這樣慧心香口，我們就這樣笨。」子雲道：「你們今日試行一行，包管你們行得好。」便叫拿副骰子來，家人便去取了副骰子放在盆裡，送到席上。子雲便叫寶珠先擲，寶珠尚推諉不肯，經子雲、次賢逼了，只得說道：「何苦要我們做笑話？我非但別樣記不清，連這曲牌名也記得有限。或者庚香還能，我是定說得不好的。」只得擲起來，擲了好幾擲，擲著了一個色樣，名為綠暗紅稀，便呆呆的想來，想了一會，不得主意，便道：

「這不是尋煩惱麼？」漱芳道：「我且擲著色樣再想。」他也擲了好幾擲，擲著了「蘇秦背劍」，便道：「這更難了。」忽見寶珠問次賢道：「《詩經》上有一句什麼永歎？我記不真。」次賢道：「每有良朋，況也永歎。」寶珠道：「有是有了一個，只就是不甚好。」子雲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寶珠念道：綠暗紅稀，夢好更尋難，你晚妝樓上杏花殘。懶畫眉，況也永歎。

次賢、子雲贊道：「說得很好，第一個就這麼通，真是難得。就這《詩經》一句稍差了些，然而也還說得過。」寶珠道：「這《詩經》實在難於湊拍，又要依這個韻，覺得更難了。」漱芳道：「我想的更不好。《詩經》上不是有一句『莫我肯顧』麼？」子雲道：「有。你快說。」漱芳要念時，重又頓住，覺有些羞澀，次賢又催，只得念道：蘇秦背劍，北闕休上書，誤你玉堂金馬三學士。不是路，莫我肯顧。

子雲道：「這個說得甚好，竟句句湊拍。」次賢道：「倒實在難為他。」寶珠道：「他的比我好，不比我的雜湊。」便覺兩頰微紅，大有愧色。子雲安慰道：「你的也好，不過你的題目寬泛些，難於貼切。他這蘇秦背劍的題目就好，所以比你的容易見長。」寶珠得了這一番寬慰，稍為意解。便又擲了一個「紫燕穿簾」，便道：「這個題目倒好。」便細細的想，想了好一會，問子雲道：「我記得有『繡窗愁未眠』這一句，是詩還是詞？」子雲道：「是韓偓屋的詩。」寶珠道：「這個略好些兒。」便念道：紫燕穿簾，繡窗愁未眠，慢俄延，投至到櫳門前面。四邊靜，愛而不見。

子雲等大贊。漱芳道：「你們知道他這『四邊靜，愛而不見』，是說得什麼？」次賢笑道：「大有春恨懷人之致。」子雲也笑。漱芳笑道：「不是。他昨日飛去一個素吉了。我昨日到他那裡去，正遇著他急急的跑出房來，四下張看。

問我道：『你看見沒有？』他方才說的，倒像那昨日的神氣。」寶珠也笑道：「今日他又回來了。」漱芳又擲，擲了一個，『花開蝶滿枝』。漱芳想了一會，說道：花開蝶滿枝，是妾斷腸時，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。蝶戀花，春日遲遲。次賢等大贊道：「這個更好。」寶珠道：「他總比我的說得好，我今日的兩個都不及他。」便又擲了一個『打破錦屏風』，便道：「這個題目恰

好，然難也難極了，須要在打破兩字上頭著想，若得湊成了，倒是個好令。」漱芳道：「這個難，教我就湊不成，只怕那句《詩經》就不容易。」寶珠怔怔的想，想著了《唐詩》，又湊不上《西廂》，想到了《西廂》，又湊不上《詩經》，好不著急。想了好一會，問道：「《詩經》上不是有一句『何以穿我墉』麼？」次賢道：「妙極了，這一句已經穩妥，中間湊得連絡就好了。」寶珠面有喜色，欣欣的念道：

打破錦屏風，暮色滿房櫳，吉丁當敲響簾攏。月兒高，何以穿我墉。

子雲等大贊，子雲道：「這個實在妙極了，就在那□六令中也是上等。我們恭賀三杯。」寶珠始為解顏歡喜。漱芳心裡又著急起來，恐怕再行，不能及他，便道：「算了罷！實在費心得很，我不擲了。」子雲道：「這令原也費心，但只五個，他得了三個。你才兩個，你再擲一個罷？」漱芳道：

「適或色樣重了呢？」次賢道：「重了不算，須要不重的才有趣。」漱芳不得已，擲了好幾個重疊色樣，然後才擲出一個楚漢爭鋒，便道：「擲了這個，就算完結了。」子雲應允。漱芳便構思起來，一人獨自走到桃花叢中去了。子雲等也到花叢中遊玩，漱芳道：「我想倒想著了一個，就是《唐詩》這一句還有些牽強，若除了這一句，我又找不出第二句來，只好將就些罷。」便念道：楚漢爭鋒，君王自神武，你助神威播三通鼓。急三槍，百夫之御。

大家贊好。子雲道：「今日又得了六個，共有二□二個了，將來能湊成一百個就好了。」次賢道：「一百個是不能，況且骨牌名沒有這許多，曲牌名是儘夠，不如去了這骨牌名換個別樣，或者湊得成百數。若用骨牌名，可用的也不過五六□個，內中有幾個有趣的，偏擲不著，如公領孫、鍾馗抹額、貪花不滿、三□禿爪龍等類，湊起來必有妙語。就是限定《西廂》也窄一點兒，不如用曲文一句就寬了。惟有那推倒油瓶蓋一個難些。」子雲道：「《詩經》上『瓶之罄矣』好用，曲牌名用《油葫蘆》。」次賢道：

「《西廂》呢，用那一句？」子雲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《西廂》上可用的恰又不是這個韻。」四人在花下坐了，子雲問起琴言今日何以不來，寶珠道：「今日他又替我到堂會裡去了。他就有一樣好處，他唱戲時並不很留心關目，他那丰韻生得好，就將他自己的神情，行乎所當行，倒比那戲文上的老關目還好些。所以才有人說他生疏，也有人說他神妙。」子雲笑道：「以後梅庚香，大約非玉儂之戲不看，非玉儂之酒不喝的了。」漱芳笑道：「玉儂行事還沒媚香的奇，近來聞他天天到宏濟寺去一回。有個什麼田湘帆，也是個風流名士，鬧到不堪。後來見了媚香的戲，便天天跟著他的車，他往東就往東，他往西就往西，跟了整個月。媚香憐念他，與他一談，倒談成了知己，如今是莫逆得很，不可一日不見。」次賢笑道：「有這等事！我看媚香真算個鶻伶淥老不尋常，竟有人籠絡得住他麼。這人必是不凡。」正說得高興時，忽子雲的家人上前說：「有客來拜！」子雲便冠服出去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